

●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工程重点出版物


军人核心价值观 伦理学基础

JUNREN HEXIN JIAZHIGUAN LUNLIXUE JICHU

●谈际尊 等著



NLIC2970860589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人核心价值观 伦理学基础

谈际尊 等著



NLIC2970860589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人核心价值观伦理学基础(平)/谈际尊等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80237-553-6

I. ①军… II. ①谈… III. ①军人—人生观—
研究—中国 IV. ①E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880号

书 名: 军人核心价值观伦理学基础
作 者: 谈际尊等
责任编辑: 张晓明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7-553-6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天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52.00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s.com>

电子邮箱: jskxc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前 言

全球化时代,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只不过是生活在一个时刻变化但又确实由历史规律决定的状态当中,人的存在的本原性基础仿佛已经不复存在,不确定性似乎成为标识当代生活状况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种不确定性持续演化的过程中,人不得不竭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技能去适应他所遇到的生活,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姿态去适应他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一切变化着的东西就是最真实的东西。生活依其所是的样子被全盘接受,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裹挟着在尘世中奔波忙碌,却全然忘记了为什么要如此奔忙不已,以至于丧失了追求生活之应然状态的精神动力。在一个号称“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恰恰缺少关于自身存在之道德合法性基础性知识。

古罗马人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如若将这种不确定性看成人类的宿命,我们姑且跟着命运走好了。但如果人还能够作出自我决断,我们能否选择与命运结伴同行?”

敏感与迟钝乃是心灵的一体两面。面对喧嚣尘世,有人刻意进取,有人淡然处之,有人迂回进入。但凡“以学术为志业”者,虽不甘心沉沦于世俗当中,然亦不可无视现实生活的变迁。事实上,对于人来说,世界物象如何呈现出来且将如何变化,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如何理解大千世界并以何种方式进入其中。关于人的存在的知识是人的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得以生根与得到安置的基础,人只要没有被完全事实化或客体化,就总是有机会从心灵深处体悟到自己的本原性存在,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担负起作为人的职责与使命。从存在论进而从价值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的生存处境并确立起生活的意义,理应成为当下所有具有真诚信念与责任担当的学人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的追问乃是时代最深层意识的反映。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认为,人必须弄清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并据此来调解他的活动,而避免沉溺于任何有悖于万物之理、有悖于他自身的诚实本性的幸福。这喻示着我们必须把当下的生活看做一个整体,以此方可作出价值判断,真正找寻到生活的意义。

在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看来,当代人类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社会生活中道德判断的运用充满纯主观色彩,道德选择缺少客观依据,人的德性从曾经拥有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地带;这种道德危机典型地表现为混乱的道德论争与模糊道德语言的运用,关于战争道德合法性的争议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显然,正如麦金泰尔所察觉到的那样,无论从存在论还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战争的道德合法性都是关乎人类生活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它不仅一直是塑造人类历史之概貌的重要力量,而且仍然是制约人类未来发展之走向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在人们竞相宣示“主体性的黄昏”甚或“主体性的沉沦”的历史关口,“军人主体性”问题却正在被一种全新的责任意识激发出来,而军人自己能否面对这一问题并从中找寻到答案,可能成为其在战场上生死博杀的前提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军队无不着力强化军人的价值取向,以期养成军人独特的核心价值观。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养成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探究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学理基础,有助于军人把握军事行动的文化内涵,理解战争行为的道德性质,强化职业担当的使命意识,从而为其思想行为提供较为完备的确定性与一致性。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考虑,我们属意于探讨“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学基础”这一问题,既视之为拓展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有益尝试,更希望为当代军人思考军旅生涯的价值意义提供一个富有张力的理论空间。

作者

2012年8月

目 录

导 论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学视界	(1)
一、国际社会软环境的律动与核心价值观的凸显	(2)
二、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军人核心价值观	(6)
三、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军事伦理维度	(12)

上 篇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维度

第一章 军事伦理文化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25)
第一节 战争的伦理文化内涵	(25)
一、战争的文化使命	(26)
二、战争的伦理特质	(29)
三、战争的伦理文化价值	(32)
第二节 军事伦理文化的理论形态	(38)
一、和平主义取向的军事伦理文化	(39)
二、尚武主义取向的军事伦理文化	(42)
三、正义论取向的军事伦理文化	(45)
第三节 建设我军特色的军事伦理文化	(49)
一、我军军事伦理文化传统的形成	(49)
二、建设我军军事伦理文化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	(52)
三、创新发展我军军事伦理文化	(56)

第二章 和平主义伦理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61)
第一节 战争与和平:永恒的话题	(61)
一、战争何为	(62)
二、“永久和平”何以可能	(68)
三、从战争走向和平	(72)
第二节 和平主义伦理思想	(76)
一、和平主义思想的形成	(76)
二、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	(80)
三、和平主义伦理思想评析	(84)
第三节 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实现我军核心价值	(87)
一、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军的历史使命	(87)
二、我军参与维和行动的卓越表现	(92)
三、着力打造我军“和平之师”的道德形象	(96)
第三章 正义战争理论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100)
第一节 战争正义性问题的历史源流	(100)
一、中国传统正义战争思想	(101)
二、西方正义战争思想的演变	(104)
三、正义战争理论的当代流变	(110)
第二节 正义战争理论的价值取向	(112)
一、正义的战争	(112)
二、战争中的正义	(115)
三、正义战争理论的价值审视	(118)
第三节 着力提升我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122)
一、我军“正义之师”形象的理论支撑	(123)
二、我军“正义之师”形象的现实表现	(127)
三、新时期我军“正义之师”形象的提升	(130)

第四章 人道主义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134)
第一节 人道主义概述	(134)
一、人道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34)
二、人道主义的理论形态	(137)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144)
第二节 军事人道主义	(147)
一、军事人道主义的历史考察	(148)
二、军事人道主义的伦理要求	(154)
三、“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	(157)
第三节 弘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163)
一、新形势下弘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	(164)
二、新时期弘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基本要求	(166)
三、把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化为热爱人民的价值追求	(168)
第五章 爱国主义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172)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172)
一、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	(173)
二、爱国主义的伦理基础	(176)
三、爱国主义的社会功能	(181)
第二节 爱国主义的伦理内涵	(184)
一、作为伦理范畴的爱国主义	(185)
二、作为道德情感的爱国主义	(189)
三、作为伦理义务的爱国主义	(192)
第三节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96)
一、军人生来为报国	(196)
二、新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要求	(199)
三、化爱国之心为报国之行	(202)

下 篇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维度

第六章 职业道德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209)
第一节 职业道德概述	(209)
一、职业的道德属性	(210)
二、职业道德的特点	(213)
三、职业道德的社会功用	(217)
第二节 军人职业道德规范	(220)
一、军人职业的历史考察	(220)
二、军人职业的本质属性	(225)
三、军人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	(230)
第三节 新时期军人职业道德建设	(236)
一、信息化战争的特点	(237)
二、信息化战争形态对军人职业道德认同带来的影响	(238)
三、建设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军人职业道德	(243)
第七章 道德人格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248)
第一节 道德人格概述	(248)
一、道德人格的内涵	(248)
二、道德人格的类型	(253)
三、道德人格的结构功能	(256)
第二节 军人的道德人格	(261)
一、军人的道德意识	(261)
二、军人道德人格的特征	(265)
三、军人道德人格的表现形式	(269)
第三节 军人道德人格的培养	(272)
一、培养军人道德人格的重要意义	(272)

二、培养军人道德人格的基本原则	(277)
三、培养军人道德人格的方法途径	(281)
第八章 崇尚荣誉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286)
第一节 荣誉的道德特性	(286)
一、什么是荣誉	(286)
二、荣誉的道德品质	(291)
三、荣誉的道德价值	(293)
第二节 军人与荣誉	(297)
一、荣誉是军人的“第一生命”	(297)
二、英雄主义:军人追求荣誉的独特方式	(301)
三、当代革命军人的荣誉观	(305)
第三节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荣誉观	(309)
一、视荣誉重于生命	(310)
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312)
三、弘扬革命英雄主义	(315)
第九章 严守纪律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319)
第一节 纪律的道德内涵	(319)
一、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	(320)
二、作为道德他律的纪律	(323)
三、纪律约束向道德良心的转化	(327)
第二节 军人的道德纪律	(330)
一、服从纪律是军人道德意识的充分体现	(330)
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333)
三、纪律与战斗精神	(336)
第三节 加强新时期我军作风纪律建设	(339)
一、新时期我军作风纪律建设的重大意义	(340)
二、增强纪律意识	(343)

三、做优良作风纪律的模范	(346)
第十章 牺牲奉献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350)
第一节 牺牲奉献:德性的最高境界	(350)
一、牺牲奉献的伦理价值分析	(351)
二、牺牲奉献是对生命的礼赞	(355)
三、牺牲奉献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359)
第二节 牺牲奉献与军人职业精神	(363)
一、牺牲奉献是军人职业的伦理特性	(363)
二、军人牺牲奉献的基本要求	(367)
第三节 大力弘扬牺牲奉献精神	(372)
一、坚守牺牲奉献的政治本色	(372)
二、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376)
三、在牺牲奉献中创造辉煌军旅人生	(380)
主要参考文献	(385)
后 记	(393)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学视界

在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价值观念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关联,一些国家将构建或重构“国家价值观”视为本国的重大文化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号称要为“价值观而战”。无疑,这些情况反映了国际社会软环境的深刻变化,国家软实力、世界体系、意识形态等逐渐上升为衡量国际关系变化的敏感因素。与之相适应,军人价值观无疑也受到当代世界特别是大国军队的高度重视。各国军队虽然对“军人价值观”的名称表述不尽相同,或称之为“军人核心价值观”,或表述为“军人核心价值准则”,或冠之以“军人核心价值精神”,甚至称为“军人最崇高的道德法则”,但无不将其看成是国家对军队根本要求的反映,视为军队性质和方向的决定因素,从而将之当做军队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强化军人价值观培育,已经成为当代各国军队凝神聚气和提升军事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同对手展开舆论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方式。在这种背景下,胡主席指出,着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现实需要。胡主席的重要论述,科学地指明了深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军事伦理是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军事文化尤其是军事伦理的视域探讨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实质,揭示军事伦理在军人价值观中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牢深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国际社会软环境的律动与核心价值观的凸显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而又处处充满紧张,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欢欣鼓舞,同时在每一场由国际交往主体协力举办的“道德盛宴”背后又隐藏着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因素。现今国际社会中的现实主义或丛林法则,使得一些强势国家频频借助武力来拓展国家利益,似乎国家间力量的比拼与博弈将自动生成一个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实力——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成为塑造国际环境的终极原因。在这里,虽然构成实力的两个方面可以被视为异质性存在,但二者实为同一个东西的一体两面:“硬实力”可以被描述为旨在追求某种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手段,即所谓的“为价值观而战”;而“软实力”则可以被视为追求势力均衡的规范性手段,即所谓的“为正义而战”。不难看出,无论是硬实力的运用还是软实力的伸张,都蕴涵着一个明确的价值设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角度审视国际生活的建构主义规范因素,就成为“国际社会软环境”(International Soft Environment)概念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这一概念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不仅能够成功地解释国际社会形成的原初动力问题,而且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被化约为一个终极价值目标,从而使之在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上构成一个相对完满的概念系统乃至自足的理论范型。

“国际社会软环境”概念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哲学基础上的运思取向,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其理论源头,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文化诉求与黑格尔将拿破仑称颂为“马背上的精神”的战争伦理取向,都堪称是最佳的注解。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进步表现为文化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的成长与发展,一个时代往往为一种独特的核心价值观所支配。但是,重视文化观念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变相地利用文化观念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不幸的是,后者正在成为一些西方文化

人热衷的话题,其推动西方世界继续朝向启蒙运动以来开辟的现代性道路前进,全然不顾“现代性的碎片”被高技术包装成集束炸弹投向世界各地所造成的灾难。西方一些颇为冷静的学者总希望客观地检视文化道德力量之于世界秩序的意义,但一旦其论题旁及政治和军事,就难免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再说,人们也的确难以将这些言论同其政治背景与话语系统完全剥离开来,至少可以从中看到“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情结。这种情况典型地表现在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文化理论中。福山1989年抛出的“历史终结论”,声称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已经终结,从而预示着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获得了普世性。然而,福山并不仅仅满足于下一个简单的论断,他提醒人们还必须关注西方缺少意识形态对立之后如何摆脱精神上的空虚问题。为此,福山主张在文化领域发起持久的“精神之战”,因为“现代思想无法阻止不是在自由民主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人反对自由民主的虚无主义的战争”,以维护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①

同新保守主义者福山一样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批判时事且影响到当代西方文化视界的塞缪尔·亨廷顿,基于文化哲学或价值哲学的认识,效法福山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国际间暴力冲突的原因都源于不同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的差异,要从根本上铲除“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或战争的根源,就必须达成全球性的文化认同或价值和解,并鼓吹只有以美式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为基础来统一全球的思想,才能实现“价值一体化”(Value-integration)。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问世即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激发起了环视全球已无对手的美国进一步坚定用西方意识形态统一全世界的决心。近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频频发兵就是对这一论断的极端运用。事实

^①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第375~3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证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价值观来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于军事力量的滥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体制完整性与国家安全的考虑,^①这种黷武主义(Militarism)的行径受到了来自世界各方的严正指责,结果不仅导致局部性的冲突不断重演,而且针对西方世界的不满情绪持续增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文明冲突论”已被证明是欺世盗名之论,尤其是误导了西方世界。^②这种将文化问题化约为军事问题,继而又诉诸武力的军事帝国思维,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我们完全有理由宣告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可以终结了。

无疑,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一时甚嚣尘上到其走向没落,反映出国际社会软环境变化的节律。那么,“历史终结论”或“文明冲突论”终结的命运可以给世人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可以从这些言论对于价值观念重要性的申述,进而驱动一些国家动用军事力量来推行“文化霸权”、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乃至达成国家意志的综合效应,来对其进行审视。

一方面,国家意志通过意识形态表达出来,而意识形态是以特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经由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理性化与系统化,以此为框架最终构筑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亨廷顿等人念念不忘推行所谓“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的精神母体。西方资本主义发端于社会个体世俗性的觉醒,对于私有财产的诉求导致了一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又通过资产阶级代言人基于民族国家的构想转化为政治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孕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客观而言,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各个民族国家中受制于不同的国家意志,但形式上不同的国家意志却指向一个实质上相同的

^① 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黷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第2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参见王道:《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休矣》,载《大公报》2009-01-04。

核心价值体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始终是激发国家行动的不竭动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观作为一种形式主义的“信念伦理”又借助于现实主义的“责任伦理”的力量,二者合力所产生的结果便是推动资本主义萌发的个人主义精神获得国家战略文化认同并从内向外推广开来,从而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先天带有侵略性。不难看出,“历史终结论”或“文明冲突论”附着了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因而亦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催生的产物。

另一方面,批判“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文化因素与价值观念对于构建世界秩序和重塑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其问题意识依然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问题在于,不能将一种号称普世的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而是要在文化交流和价值互补当中寻求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其实,许多西方精英人物重建世界秩序的愿望不无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思考问题的框架始终局限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且解决问题的路数又受制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一旦当现实利益不能得手或国家意志受阻时,诉诸武力便成为手段,美国更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先胜”与“先发制人”等支撑黩武主义的战略文化。当下,美国高高地祭起“反恐”大旗,抢占道德高地,妄图通过其军事力量支配世界,以至于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自豪地宣称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为善力量。^①然而,黩武主义战略文化忽略了他者的合法性存在,同时也忽视了他者要求和平共处的诉求。在国际大舞台上,每一个行为主体都是平等的;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构建国际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国内建设的合法主体,都应该获得同等程度上的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亦应当获得相同的发展机会。然而,反观“历史终结论”或“文明冲突论”

^① 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找寻不到“尊重”与“和谐”的字眼,倒是在“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诉求背后一再体味到了对于他者受伤的快慰,即便是披着“反恐”外衣的军事行动,也不再是“文明冲突论”者所希望的文化之旅,而是再度沦为黩武主义的帮凶。

二、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军人核心价值观

国际社会软环境的嬗变凸显了价值观的功能意义,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被打包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输送至不同的交往对象,其结果不仅是在战争发生之前要确立其“先胜”或“先发制人”的“亚战争”理念,而且往往使得一国针对他国的所有非军事性质的行动蜕变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军事学上看,不论是“亚战争”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行动,也不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但无不具有直接服务于战争的功能。也就是说,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价值观之争,乃是一些国家施行其文化战略的现实途径,一旦选定了明确的甚至是潜在的军事目标,本应该在观念层面上展开的“文化战略”便顺势转化为军事上的“战略文化”。

历史地看,战略文化往往隐匿在现实战争的背后,除非出于全球秩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般不会走上前台。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大“西化”、“分化”中国的力度。一段时期,在一直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西方世界似乎有理由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不管“世界是圆的”还是“世界是平的”,总之世界已经“拉直”了,天下已经“大同”了。但是,东西方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并没有随着某些乐观主义言论而消解,毋宁说是更为复杂了。一方面,所谓的西风压倒东风毕竟只是季节性的,中国并没有选择前苏联激进变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家们清醒地把握住了历史的航向,韬光养晦,成功地推行了改革开放,并向世界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价值”。中国自我发展的政治智慧和治国韬略,已经在